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鄭錦全 編輯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2012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9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Micro Views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Time and Space

鄭錦全 編輯
Edited by Chin-Chuan Cheng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t furthers the Institute'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pioneering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in Linguistic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All publications have been reviewed rigorously according to academic standards.

Copyright © 2012 b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28,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29, Taiwan, R.O.C.
<http://www.ling.sinica.edu.tw>
All rights reserved.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9

Edited by Chin-Chuan Cheng

Micro Views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Time and Space

《語言暨語言學》

《語言暨語言學》隸屬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以出版語言學及相關領域之最新研究成果為宗旨。所有出版品均經過嚴格學術審查。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鄭錦全 編輯

出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發行：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 台北市 南港區 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http://www.ling.sinica.edu.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大光華印務部
初版：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2012]
定價：新台幣 800 元 / US\$50

ISBN-13: 978-986-03-2638-3 (精裝)
GPN: 101010114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 鄭錦全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中研院語言所，民 101.06
面；公分. --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
49)

ISBN 978-986-03-2638-3 (精裝)

1. 方言地理學 2. 語音學 3. 文集

801.807

101009033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EDITORIAL BOARD

Editor in Chief

Chih-Chen Jane Tang (Academia Sinica)

Honorary Editor

Chun-Yin Doris Ch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ident, 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

Executive Editor

Elizabeth Zeitoun (Academia Sinica)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 Mark C. Baker (Rutgers University)
- Robert A. Blust (University of Hawai'i, Mānoa)
- Keh-jian Chen (Academia Sinica)
- Gennaro Chierchia (Harvard University)
- Guglielmo Cinque (University of Venice)
- Bernard Comri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Hiroya Fujisaki (University of Tokyo)
- Martin Haspelmath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C.-T. James Huang (Harvard University)
- Larry M. Hy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hristine Lamarr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 Richard K. Larso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 Chinfa Li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Yen-hwei Li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Ian Maddie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Alec Marantz (New York University)
- James A. Matis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Hsiu-fang 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yu Kuo (Academia Sinica)

Vicky Y-K. Chen (Academia Sinica)

Hsin-Hui Hsu (Academia Sinica)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序

鄭錦全

漢語時空流轉的研究，過去大量著作在空間上聚焦於各地方言的音韻、語法和詞彙調查，在時間上以長期歷史分析古今對應。例如，音韻調查列出聲、韻、調清單，歷史對應則追尋中古到現代的變化。這種論述方式累積了豐富成果，成為漢語時空的治學典範。

把時間顆粒縮小來觀看語言流轉，漢語在當前隔代的變異時有所聞，但精細的著述不多，從王福堂(2003)修訂的《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版)》可以舉例列出一些語音變化的現象。北京現代音變 4 條：(1) 年輕女性舌面塞擦音與擦音聲母舌尖化，音色近似舌尖音；(2) 部分年輕男性發音捲舌化，音色含混；(3) 部分老年人和少數中年人元音在不圓唇元音前零聲母後不唇齒化，其他人唇齒化；(4) 城南區無舌尖塞擦音與擦音聲母而有齒間塞擦音與擦音聲母。濟南現代音變 5 條：(1) 無聲母與舌根鼻音聲母逐漸合流為無聲母；(2) 曾梗攝莊組由捲舌塞擦音變為舌尖塞擦音；(3) 日母合口字聲母由舌尖邊音變為捲舌濁擦音；(4) 通攝精組三等字由前高合口元音變為後高合口元音；(5) 曾梗攝一二等入聲的前開口下降複合元音變為後中開口元音。西安現代音變 3 條：(1) 老年人舌面塞擦音年輕人變為舌尖塞音；(2) 知照組合口二三等字老年人讀唇齒塞擦音，中年人少數字又讀為舌尖或捲舌塞擦音，青年人一般只讀舌尖或捲舌塞擦音；(3) 端系遇攝通攝(古入聲)字的韻母老年人讀為 ou，中青年人除 n、l 聲母後保持 ou，其他讀 u。查閱全書 20 個方言點的現代音變，各方言都不超過四、五條老、中、青之間的變化對應規則。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隔代之間語音變化的制約，這就是人們在有生之年的人際語言溝通需求。現在 90 歲和 100 歲的祖輩跟年輕的晚輩，可能有思想、判斷、喜惡的差別，但是大家都很容易觀察到語言上的溝通沒有困難。我們把論點提升到宏觀的視角，提出溝通的理念，可以說語言在口語中存活，口語存留的時間是短暫的，要靠短暫記憶來處理。在對話時，如果兩方語音有別，就要靠規則性的對應來互相理解。而一個人短暫記憶所能操控的規則只有幾條，因此，為了互相溝通，對應規則就不能任意增加。這就是限制兩代之間語音變化的機制。這類宏觀的結論，需要正確詳細的

一百年間的語音變異資料。我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漢語方音字匯》對老、少年之間的語音的異同是詳盡的描寫還是簡單的列舉？如果沒有詳盡的微觀的研究，宏觀理論的建構就不會有鞏固的基礎。

至於語言的空間，過去有不少台灣和大陸的傳統語言地圖出版，以大塊行政區為單位，以一個色彩代表一個語言來覆蓋全行政區地表。其實在台灣，當我們進入人們聚居地，以家戶為查訪單位，很容易發現多族群比鄰雜居，形成多語言的社區。我們以衛星定位和航空照片在各家戶屋宇上以彩色畫出語言別的地圖，所表達的語言分布跟傳統語言地圖大異其趣。這是語言空間的微觀研究。從地理微觀研究另外發現方言區域不會大於數百公里，北方漢語雖然橫跨中國大面積幅員，但是仔細查看，還是有許多不同方言的地理範圍都小於幾百公里。對這樣的地理分布限制的解釋是，語言靠人際互動存活，人際互動有距離上限。我們研究漢代的口耳相傳故事的傳播距離，都很少超過七百公里，再追蹤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世家女子出嫁的遠近，也都不超過七百公里。因此，我們從語言分布的微觀調查到人際互動的宏觀理念，提出古代人際互動範圍以七百公里為上限。這個理念正好用來解釋漢、唐、宋、元各代文人學士貶謫流放的距離大都離京師七百公里外，以離開文明區域人際互動的範圍作為懲罰。這樣，我們從語言學進入跨學科的人文研究。

以上的觀察與思考，顯然是前賢草創，後出轉精，我們應該努力投入語言在時空中變異的微觀研究。2007 年我向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當時的所長何大安提出“語言微觀分布國際研討會”芻議，何所長欣然同意舉辦，於 9 月 28-29 日聚集上百人來聽取和討論 30 多篇論文報告。會後我希望論文能夠經過沉澱與改進後發表。但是近年學術界在評鑑、升等各種壓力下，人人都急於發表論文，以量取勝。等到文稿收集排版時，多篇已經在期刊上發表。本書經嚴格審查後篩選採用尚未刊登的 11 篇，書名是《語言時空變異微觀》，更聚焦於語言的時空。所觀察的時間是數十年或數年，空間由大面積的鄉鎮行政區域縮小為鄰里社區與家戶，具體呈現微觀的特色。本書 11 篇的主題大致如下：台灣高雄美濃和屏東六堆的客家話一向都一致稱為南部四縣話，相對於北部苗栗的四縣客家話，鍾榮富經過微觀研究，提出該地區的四縣話有各種差異，包括舌尖元音的有無、前高元音前的零聲母是否有摩擦音、名詞詞尾元音的高低、舌尖鼻音與邊音有無區分等等；江俊龍在臨近地方也觀察到近似的問題，並且討論閩南與客家詞彙的互借。客語在台灣一向被認為走向式微，年輕人以國語為流利語言，但是曹逢甫、葉瑞

娟在論文裡討論了年輕客家人之間的談話中，將客家話的詞彙和語法帶入國語，呈現客家成分的國語風味。莊初昇在廣東境內的仔細調查，給當地客家話的分布與分片做出新的結論。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調查台灣雲林縣崙背鄉八千多戶的語言別，以航空照片及地理資訊系統畫出了極為微觀的家戶語言分布地圖，顯示詔安客家與閩南族群雜居的語言社區。陳淑娟以一般認為閩南語聲、韻、調都區別比較多的南投鹿谷方言為研究對象，發現該地的語音朝向簡化的方向演變，原本有區別的音變成沒有分別。劉秀雪考察從金門在高中畢業後到北台灣來工作的年輕人，在 15 年內他們的閩南語語音受台灣閩南語的影響而改變的情形，這是短期語言互動所引起的變化。洪惟仁、簡秀梅以村里為調查單位，整理台南縣與高雄縣交界一帶閩南語把送氣的舌尖塞擦音讀為擦音的地理分布。錢乃榮調查了奉賢南橋劃入上海市南橋區後，老、中、青的南橋方言經過 20 餘年的變化，聲韻調正在放棄松江方言的許多主要特徵，而接受上海方言的特點。岩田禮微觀探討江蘇東北角的方言聲調調值的變化過程，並以宏觀的角度構擬調值系統的演變。史皓元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則提出江蘇省南部官話和吳語方言間有波浪區、分明的邊界、混雜區和方言島四種過渡形式。本書所收集的論文都以比較短暫的時段與局部的空間，以微觀的視角研究語言的變化和分布。同時，也都在嘗試提出宏觀的見解。

上文說過，微觀研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微觀探討所得的資料是提煉語言理論的基礎，同時也是從語言學跨入人文和認知學科的宏觀理念的先導。我們希望本書也能協助開啟語言、人文與認知的宏觀視野。

本書在集稿時得到多位學者匿名審查，提出高見；在編排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齊莉莎副所長、郭君瑜、陳玉冠、徐心慧等編輯都細心處理。在此一併致謝。

目 錄

序.....	鄭錦全.....	i
台灣南部客家話分類的語音指標		
鍾榮富.....		1
語言接觸下的屏東縣潮州鎮客語		
江俊龍.....		29
台灣新竹地區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和國語語碼轉換的現象		
曹逢甫、葉瑞娟.....		47
廣東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劃分及相關問題		
莊初昇.....		75
台灣雲林縣崙背鄉客家話分布微觀		
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		95
鹿谷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		
陳淑娟、涂文欽、鄭宜仲.....		125
鄉音無改？——金門人在北台灣的語音轉換		
劉秀雪.....		153
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布：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		
洪惟仁、簡秀梅.....		173
二十年裡上海方言向奉賢南橋擴散的結果		
錢乃榮.....		211
聲調調值演變的微觀探討：以江蘇東北角的方言為例		
岩田禮.....		225
Dialect Transition Zones in Southern Jiāngsū—A Close Range Examination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		253

台灣南部客家話分類的語音指標*

鍾榮富

南台科技大學

過去的客家研究文獻，大都認為台灣南部的客家話屬於四縣客家腔，彷彿其內部是個語音系統一致的方言，然而從微觀的角度分析，可以發現台灣南部客家話的內部還有所區別。本文以六個語音指標為基礎，探究台灣南部客家話的內在差異。這六個指標音分別為：(1) 舌尖元音 [ɿ] 的有無，(2) 前高元音 [i] 之前的零聲母是否會摩擦，(3) 名詞詞尾是 [-e] 或 [-i]，(4) [n] 和 [ŋ] 有無區分，(5) [h] 的顎化，(6) [ian] 韻母的變異。其中 [ɿ] 的存在、[i] 之前零聲母的摩擦，及名詞詞尾 [-i] 或 [-e] 可以看做一個包裹，因為他們代表了把台灣南部客家話劃分兩類的共同指標。至於 [n] 和 [ŋ] 混用的區域只限於大美濃地區（包括美濃、杉林、六龜）。最後 [ian]/[ien] 的變異則可據以劃分為三個分區。

關鍵詞：語音，音韻，客家話，六堆，指標音，摩擦音

1. 前言

台灣南部的客家話主要分布在高雄市的美濃、六龜、杉林以及屏東縣境內的八個客家鄉鎮：高樹、長治、麟洛、竹田、內埔、萬巒、新埤、佳冬，這些地區共稱為「六堆」，¹ 所以南部的客家話又稱為「六堆客家話」。基本上，這些客家話都屬於四縣腔，² 過去的文獻（如千島英一、樋口靖 1986，羅肇錦 1994）很一

* 本文部分為 NSC 99-2410-H-218-026-MY2 研究成果，部分為客委會 2007 年補助之研究計畫「台灣南部客家方言地圖」成果。特別感謝鄭錦全與曹逢甫兩位教授的建議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均已納入本文之中。

¹ 康熙六十年 (1761) 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當時的客家先賢為了護衛客家人的生存，回鄉徵召義勇，分為六隊人馬。亂平之後，為維持患難與共的精神，改稱六堆：中堆（竹田鄉），前堆（麟洛、長治），後堆（內埔），左堆（新埤、佳冬），右堆（高樹、美濃、六龜、杉林），及先鋒堆（萬巒）。「六堆」是個精神文化團體，而非行政區域。

² 「四縣客家話」的命名始於楊時逢 (1957)，指開台祖來自興寧、平遠、蕉嶺、五華等四個縣市所講的客家話，由於這四個縣圍繞著嘉應州治梅縣，所以「四縣客」也包括梅縣話。其實，這五個

致地認為這些地區的客家話是四縣客家話，卻忽略了在語音方面存有明顯的差別。這種內部的語音差異，只能透過微觀 (micro perspective) 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掌握。

所謂微觀的語言研究，根據 Scheff (1986) 的觀念，以社會結構的不同層面為基礎，認為語言的變異，無論是語法、語音、或語意，顯然都起於某個微小的社區或年齡群，然後這些變異透過詞彙的擴散，逐漸導致整個系統的改變。這種觀念和方法，遠在 Labov (1972) 的經典之作即引起注意，國內的研究則以鄭錦全 (2004, 2005) 最為經典，從小小的閩南語與客家語對於房子稱呼如「厝」與「屋」為指標，建構了整個新豐鄉的閩南語和客家語在平面地圖上的交錯雜居，進而觀察和推論這兩種語言接觸之下的未來走向，是個以小窺大的研究典範。本文將以六個指標音為基準，做微觀的研究，討論台灣南部客家話的內部區分。這六個指標音分別為 (1) [i] 元音的有無，(2) [i] 之前的零聲母是否摩擦，(3) 名詞詞尾是 [-e] 或 [-i]，(4) [n] 和 [l] 有無區分，(5) [h] 的顎化，(6) [ian] 韻母的變異：[ien] 或 [ian] 的語音分布。

2. 舌尖元音 [i] 的有無

台灣南部客家話的內部差別在語音上，最明顯的莫過於舌尖元音 [i] 的存在與否。以台灣南部的客家話而言，可以分為兩片：³

- (1) a. 有 [i] 的客家話分布於：美濃、杉林、六龜、竹田、麟洛、內埔、萬巒、長治。
- b. 其他地方客家話（佳冬、新埤、高樹）都沒有 [i]。⁴

為了有更清楚的概念，後面我們以苗栗客家話來做比較：

縣的客家話有很大的不同，如興寧沒有唇音韻尾 (-m/p)，韻母也大有區別（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鍾榮富 2010）。台灣的南（六堆）北（苗栗）四縣客的語音、詞彙、句法也有區別，因此教育部委託國立編譯館編撰的《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把南北四縣客家話分別編了不同的版本。

³ 此外，里港的武洛村也是客家莊，講的是另一種次方言，與高樹的大路關（廣興、廣福），內埔的竹園村，高樹的建興村（俗稱「大路關寮」）相同。是沒有 [i] 的客家話。

⁴ 台灣南部客家話沒有 [i] 的如高樹、佳冬、長治等地區，很一致地把「十」唸成 [sip]，是唯一含有 [i] 元音的音節。他們的「十」[sip] 和海陸客家話的「十」唸成 [ɬip] 是個很明顯的對比。

(2)	高樹、佳冬、新埤	美濃、麟洛、竹田、內埔、萬巒	苗栗
資	tɕi	tsi	tsi
池	tɕ ^h i	ts ^h i	ts ^h i
屎	ɕi	si	si
晝	tsu	tsu	tsu
子	tɕi	tsi	tsi

客家話的 [i] 元音也可以接韻尾而構成結合韻母，但 [i] 之後是否能接各種韻尾則依各地的客家話而不同。南部客家話只要有 [i] 的，都可以接 [-m/p] 與 [-n/t]，台灣其他客家話如海陸客家話則只有 [ip, it] 兩韻，而沒有 [im, in] 兩韻，⁵ 東勢客家話的 [i] 則不可接任何韻尾。⁶ 試比較：⁷

(3)	美濃、竹田、麟洛、內埔	苗栗	高樹	海陸	東勢
真	tsin	tsin	tɕin	tʃin	tʃin
積	tsit	tsit	tɕit	tsit	tʃit
深	ts ^h im	ts ^h im	tɕ ^h im	tʃ ^h im	tʃ ^h im
汁	tsip	tsip	tɕip	tsip	tʃip
志	tsi	tsi	tɕi	tsi	tsi

此外，具有 [i] 的客家話都容許 [i] 的存在。換言之，在這些客家次方言裡 [i] 和 [i] 具有對比作用，但這種對比作用卻在沒有 [i] 的客家話裡得到了中立化 (neutralization)：沒有 [i] 的客家話裡，原本具有對比的 [i] 和 [i] 都已經變成了 [i]：⁸

(4)		美濃	新埤	萬巒	高樹	長治
a.	志	tsi	tɕi	tsi	tɕi	tsi
	濟	tsi	tɕi	tsi	tɕi	tsi
b.	次	ts ^h i	tɕ ^h i	ts ^h i	tɕ ^h i	ts ^h i
	趣	ts ^h i	tɕ ^h i	ts ^h i	tɕ ^h i	ts ^h i
c.	駛	si	ɕi	si	ɕi	si
	死	ɕi	ɕi	ɕi	ɕi	ɕi

⁵ 請參考呂嵩雁 (2006) 及邱湘雲 (2006) 之海陸客家話研究。

⁶ 請參見江敏華 (1998)、江俊龍 (2003)、鍾榮富 (2010)。

⁷ 六堆的 /ts/ 在 /i/ 之前會顎化成 [tɕ]，但是海陸卻不會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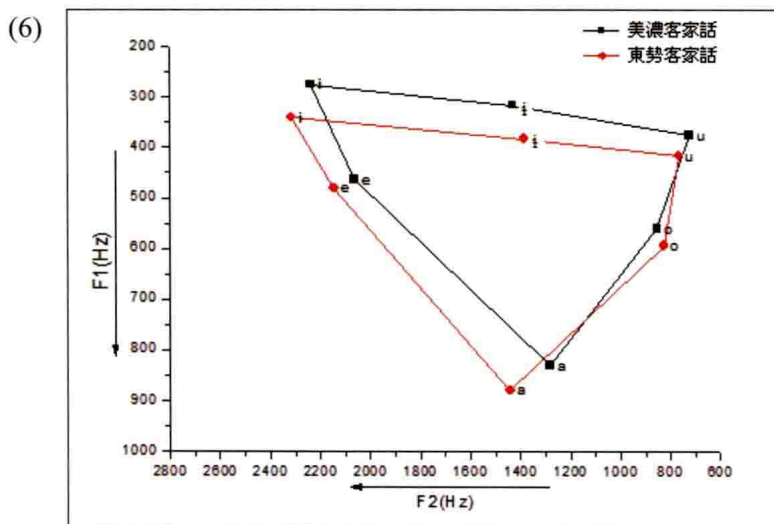
⁸ 細而言之，長治內部也有區別，其中份子到四十份一帶是沒有 [i] 的方言。

前面 (4a) 中的「濟」，所有四縣客家話都唸成 [tɕi]，但是「志」在有 [i] 的客家話裡唸成 [tsi]，但在沒 [i] 的客家話裡卻都唸成了 [tɕi]。

對於客家話的 [i] 元音還有一點值得討論，那就是 [i] 的音值問題。過去有些文獻（董忠司 1991）認為客家話的 [i] 是舌尖前音，感覺上舌位應比發 [i] 時的舌位還前，因此主張把客家話的元音圖畫成 (5a)：



然而鍾榮富(1997, 2004)卻認為 [i] 固然是舌尖前元音，但發音時其舌位卻偏後，所以應該是像 (5b) 的形式。這兩種看法都居於研究者的感覺，以自己發音時的舌位為基準，或者是以聽的方式來辨別 [i] 的位置。現在的聲學研究已經很普遍，能應用的電腦程式設計也日漸方便，例如在網路上即可註冊取得的 Praat 語音分析系統，已在語音學界的研究中廣為應用。後面 (6) 取用美濃及東勢兩種客家話，各十位男性發音人的 [a, i, u, e, o, ɨ] 等六個元音的第一共振峰 (F1) 及第二共振峰 (F2) 的平均值，並依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的元音位置的繪圖方式，而得到的圖示：



從上圖，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客家話的舌尖元音 [ɿ] 的發音部位顯然比 [i] 還

要後面。利用聲學的研究，我們不但發現每個人的元音部位並不完全相同，而且也知道每個人的元音排列卻很一致，除了把 [i] 放在 [i] 之後外，其他五個元音的排列圖示和文獻上的八個標準元音圖很類似。⁹

3. 南部客家話前高元音 [i] 前零聲母的摩擦現象

在台灣南部的客家話裡，我們還要注意 [i] 的音值。南部四縣客家話中，[i] 元音的有無也搭配了前元音零聲母摩擦的分布。前元音摩擦指的是 [i] 在某些客家話的零聲母音節中，不能單獨出現，其前必然伴隨著一個摩擦音。南部客家話可以分成兩片：一片是前元音不摩擦，純粹只是個 [i] 音，這一大片的客家話正好是帶有 [i] 的方言區，分布在大美濃地區的杉林、六龜、美濃，還有屏東縣境內的竹田、麟洛、內埔、萬巒等。這一大片客家方言，和北部苗栗客家話一樣，前高元音 [i] 之前不會有摩擦現象，是很典型的「零聲母」。¹⁰ 另一片客家話為沒有 [i] 的區域，分布於高樹、長治、佳冬、新埤，這裡的客家話，其前高元音 [i] 之前會有摩擦音 [j] 的出現，其中又以高樹鄉境內的大路關（包括廣福和廣興兩個村落）、內埔鄉內的竹園村和佳冬境內的昌隆村等地的客家話最為明顯：

(7)	大路關	佳冬	桃園	美濃	萬巒	苗栗
醫	ji	ji	ʒi	i	i	i
雨	ji	ji	ʒi	i	i	i
陰	jim	jim	ʒim	im	im	im
一	jit	jit	ʒit	it	it	it
雲	jun	jun	ʒun	iun	iun	iun

有些文獻，如楊時逢 (1957)、鍾榮富 (2004) 等，早已注意到這種前高元音的摩擦現象，只是究竟如何來標示、定音或解釋，則顯然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楊時逢 (1957) 用 [ʒ] 來標示桃園海陸客家話前高元音的摩擦零聲母，且把 [ʒ] 劃入與 [tʃ, tʃʰ, ʃ] 一類捲舌音裡，認為「[ʒ] 是舌尖及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 [tʃ]

⁹ 有關世界語言之八個標準元音的排列圖示，請參見 Ladefoged (2001)、Laver (1994) 等文獻。國語的元音分布圖，可參見吳宗濟、林茂燦 (1989) 或石鋒 (2009)。客家話雖然並沒有被這些語言學家注意，但是透過我們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其結果也可取之與文獻做比較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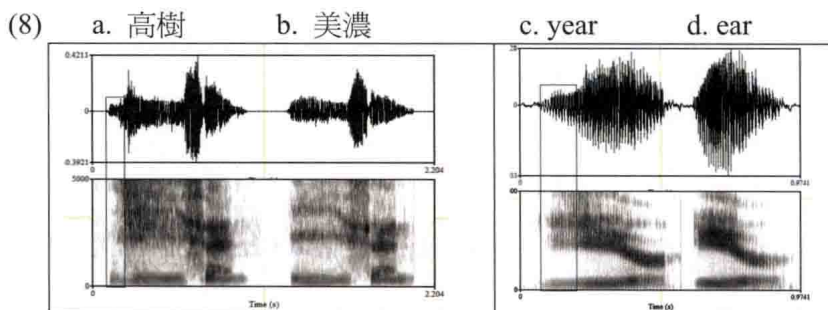
¹⁰ 「零聲母」(zero-initial) 指元音之前沒有任何輔音的音節，前高元音是 [i]，因此「前高元音零聲母」指「[i] 開始的音節。」然而，「零」並非真的是「沒有」(empty)，很多語言的「零」還是帶有某種語音（有關漢語零聲母的語音，請參見 Li 1966。非漢語的「零」，請參見 Labov 1984[2001]）。

同，但摩擦成分極輕，說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 [i]。如『衣、友、野、然、云、央、勇』等的發音。在四縣話裡凡 [ɟ] 母（不論快慢輕重）都一致讀成半元音 [i]，所以四縣話就不用 [ɟ] 母，而海陸讀 [ɟ] 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來代表。」（頁 3）。其實，語言學裡用 [ɟ] 表示的輔音，最常見的是英語的“usual”裡第二音節的起首輔音（類於我們所說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應該是與 [ŋ] 相同，而不是與 [tʃ] 相同。

有關 [ɟ] 的稱呼繁多，現在一般叫做牙齦後濁摩擦音 (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它的發音和 [s] 的相同點是：上、下齒都很接近，以迫使氣流產生摩擦。但是發 [ɟ] 時摩擦點遠比發 [s] 時還要後面，摩擦面也比 [s] 要廣、要寬。同時，摩擦點之後的舌面往上挺起（發 [s] 時舌面是沒有這個動作的），更重要的是嘴唇微微向前凸，略呈圓唇狀態。不過，文獻上對 [ɟ] 的發音在嘴唇是否要「向前凸出及呈展圓」的發音部位，看法並不一致。經過更精細的田野調查之後，發現 [ɟ] 是否帶有圓唇其實端賴語言不同而有所區別。例如英語、法語的 [ɟ] 稍有圓唇色彩，而俄語、客家話中的 [ɟ] 則無圓唇現象（參見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148、鍾榮富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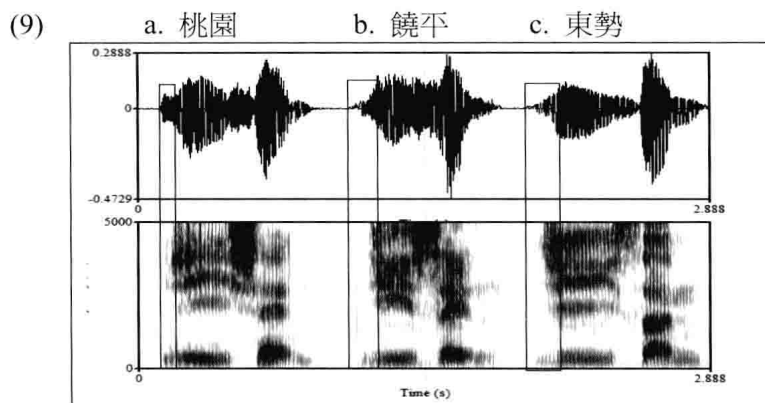
台灣的客家方言中，具有 [ɟ] 的有東勢（江敏華 1998、江俊龍 2003）、饒平（徐貴榮 2005）、詔安（陳秀琪 2006）、海陸（邱湘雲 2006）、卓蘭（徐瑞珠 2005）、和永定（李厚忠 2003）。但是根據鍾榮富 (2010) 的研究，這些客家文獻上所記載的 [ɟ]，在高元音 /i/ 或 /u/ 之前的摩擦非常薄弱，與英語“year, you”中的 /j/ 很接近，但是在非高元音 /e, a, o/ 前的 [ɟ] 則有明顯的捲舌摩擦特性。

客家話的前高元音 [i] 的零聲母是否有摩擦，可以從聲譜圖之中看出來，試比較後面 (8a) 和 (8b) 兩張聲譜圖示。內容均為客家話的「醫生」[i³³ sen³³]，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8a) 的「醫」在高元音 /i/ 之前多了一小段摩擦音（畫線部分），雖然保留了濁音，但這個摩擦音的本質應該是個輔音，因為並沒有規律性的聲波，而反映在聲譜內也沒有顯著的共振峰的出現。



比較之下，(8b)的高元音之前沒有任何摩擦現象，而是非常乾淨的一片空白，代表了聲母位置並沒有任何輔音。客家話前高元音之前是否有摩擦現象，很類似英語“year”(8c)與“ear”(8d)的區別：兩者的差異在於(8c)多了一個摩擦滑音 /j/。

高樹、新埤、佳冬等南部客家話前高元音零聲母的語音，與海陸、饒平、東勢等客家話相對的輔音，不論是聽覺上或聲學上都很接近，都是摩擦滑音 /j/。不過，海陸等區的 /i/ 如果出現在非高元音之前，如「然」[ʒan]，「藥」[ʒok]，則 /i/ 與零聲母合併為捲舌摩擦音。這也是海陸客家話 /i/ 之前的零聲母會被標為 [ʒ] 的主要原因。¹¹ 試比較 (8a) 與 (9a-c) 的聲譜圖：¹²



經過仔細的比較，發現：(a) 海陸、饒平、東勢等客家話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與 (8a) 相同，有明顯的濁音槓 (voiced bar)，共振峰很微弱，而且出現摩擦音特有的噪音，因此本質上均為摩擦滑音 /j/，而不是 /ʒ/。(b) 除了饒平 (9b) 有少許的捲舌之外，其他客家話的前高元音零聲母均沒有捲舌 (8a, 9a, 9c)，根據 Hamann (2003)，捲舌摩擦音的特性是第二與第三共振峰的距離很接近。

總結本小節的討論，南部客家話可以根據前高元音零聲母是否有摩擦音，而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次方言：高樹、新埤、佳冬有摩擦零聲母，而美濃、內埔、麟洛、萬巒等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在語音上完全是「沒有」或「零」。

¹¹ 不過這樣說也是過於簡化，因為擁有 /ʒ/ 的客家話之中，其音值也頗有差異。在此無法充分討論，將另撰專文比較各種客家話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特性。

¹² 發音人均為 55 歲以上的男性當地人，據稱口音都不曾受外地之影響。但是相關文獻大都把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記為 /ʒ/，並且定位為「捲舌擦音」（相關之評論與分析，請參見鍾榮富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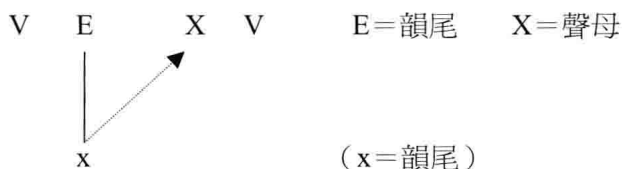
4. 名詞詞尾

台灣南部客家話在構詞上，也提供了具有區分方言類別的指標，特別是名詞的詞尾，有些客家話如高樹、長治、佳冬、新埤，其名詞詞尾是 $[-i^{31}]$ ；而其他地方如美濃、杉林、六龜、內埔、竹田、麟洛、萬巒等地區的客家話，名詞的詞尾是 $[-e^{31}]$ ：¹³

(10)		美濃、內埔	高樹、佳冬
a.	柑子	[kam ³³ me ³¹]	[kam ³³ mi ³¹]
b.	凳子	[ten ⁵¹ ne ³¹]	[ten ⁵¹ ni ³¹]
c.	釘子	[taŋ ³³ ŋe ³¹]	[taŋ ³³ ŋi ³¹]
d.	盒子	[hap ⁵ pe ³¹]	[hap ⁵ pi ³¹]
e.	侄子	[ts ^h it ⁵ te ³¹]	[ts ^h it ⁵ ti ³¹]
f.	石子	[sak ³¹ ke ³¹]	[sak ³¹ ki ³¹]
g.	筷子	[k ^h uai ⁵¹ je ³¹]	[k ^h uai ⁵³ ji ³¹]
h.	猴子	[heu ¹¹ we ³¹]	[heu ¹¹ wi ³¹]
i.	瓜子	[kua ³³ e ³¹]	[kua ³³ i ³¹]

關於 (10) 的語料，有幾點說明。首先，我們發現：只有在 [a] 結尾的詞語裡，才可以聽到真正的詞綴（尾） $[-e^{31}, -i^{31}]$ 的本音，如 (10i)，其他只要詞語含有韻尾，則該韻尾均會展延 (spread) 到後綴 $[-e^{31}, -i^{31}]$ 之音節上，變成後綴音節的聲母。對於這種韻尾展延的現象，坊間的客家話研究相關文獻中，有各種不同的稱呼，例如羅肇錦 (1984) 稱「韻尾同化」，民間學者廖金明 (2005) 則將之稱為「轉音」，意思是說：詞綴或名詞詞尾要依據前一音節的不同尾音而「轉」唸各種不同形式。其實，我們認為這種詞尾聲母依據前一音節之韻尾而不同的現象，只是因為 (11) 的韻尾展延 (coda spreading) 規律下的產物：

(11) 韻尾展延



¹³ 詞尾已經不只是語音範疇了，但是為了方便討論，我們不特別把構詞獨立出來。